

龙文作家文丛

卜谷著

——戴煌其人其事

良心树

作家出版社



龙文作家文丛

卜谷著

——
戴煌其人其事

良心树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P)数据

良心树:戴煌其人其事 / 卜谷著. - 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05. 12

(龙文作家文丛)

ISBN 7-5063-3541-7

I. 良… II. 卜… III. 戴煌-传记 IV. K825.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IP数据核字(2005)第152991号

良心树:戴煌其人其事

作者: 卜谷

责任编辑: 贺平

装帧设计: 鸿艺工室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10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5389299 (邮购部)

E-mail: wrtspub@pu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出版社.com

印刷: 北京忠信诚胶厂

开本: 850×1168 / 32

字数: 288千字

印张: 12

印数: 001-2000册

版次: 2005年12月第1版

印次: 2005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ISBN 7-5063-3541-7

总定价: 138.00元 (本册: 23.00元)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第一章 1

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：想做侠客，想当作家，最后却当了记者；枪林弹雨写报道，肉搏战中以血荐书，立志当个好记者血洒疆场；渡长江首次入南京，遭受平生第一次冤案，撤消记者职务，痛不欲生……

第二章 28

抗美援朝战争：冰天雪地走单骑，寻找罗盛教；执朝鲜共和国内务相朴一禹次帅的手令，采风三千里烽火海岸线；朝鲜战争最后一役观奇景，“伤心岭”上报和平……

第三章 61

抗法援越战争：过睦南关，奔赴又一个战场，密林深处访问武元甲大将，初谒红色“越棉老人民联盟”；中稼和谈举世瞩目，孤胆赴会斗“鹰牌”，与西方记者遭遇战，和平降临，对峙线上抢新闻；相识相交胡志明主席，终生不忘良师益友……

第四章 110

反“右”运动：特权腐败触目惊心，疾恶如仇，自讨苦吃；斯大林事件引发深思，从名记者到大右派；“10万言书”表忠诚，却越描越“黑”，坠落“阳谋”

.....

第五章 135

流放北大荒前后：妻离子散，临别悲歌；踏入炼狱——北大荒，文明蜕化，野蛮升腾；百毒不侵，良心树迎风而吟；九死一生，九死不悔，蜕皮脱胎不换骨.....

第六章 184

“七千人大会”前后：死里逃生，回归新华社，国庆节举旗游过天安门；点燃泯灭的希望，建立新家；希望泯灭，再度入狱，为真言坐牢；不死即抗争，桎梏中真言；狱中春秋，伤痕加伤痕；家庭罹难，苦难复苦难.....

第七章 217

“右派”改正复出：为平反昭雪鼓与呼，“61人叛徒”案泾渭自分明；扶危济困助屈者申冤，处处闪烁善良心；奋笔疾书写内参，胡耀邦亲自批示，掀开李九莲冤假错案大铁盖.....

第八章 269

拨乱反正、肃清“文革”余毒：为名请命，做真言斗士；笔走凉山，纵横捭阖，挑战权柄魔术师；针锋相

对，揭开层层厚网，民心大振；据理力争，得道多助，法庭上见高低，岂有文章倾社稷……

第九章 311

离职休养：不共戴天假恶丑，正气煌煌写人生；煌煌一剑惩腐恶，频频出手援弱小，为正义和良知代言；风雨沧桑 20 载，《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》的写作与出版……

第十章 355

手术、化疗——现在进行时：恶疾缠身，又与死神擦肩过，只要手中能握笔，就一直写下去；不要人夸颜色好，愿留清气满乾坤；法庭上交手，胜负难定，巍峨屹立——一棵常青的良心树。

跋 376

第一章

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：想做侠客，想当作家，最后却当了记者；枪林弹雨写报道，肉搏战中以血荐书，立志当个好记者血洒疆场；渡长江首次入南京，遭受平生第一次冤案，撤消记者职务，痛不欲生……

1、走向“记者”

1928年2月12日，戴煌生于江苏阜宁县沟墩镇。自小，他读过许多武侠小说，想当个侠客：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杀富济贫，行侠取义。后来，又想当医生、当作家、当教师，干什么的想法都有过，就是没想到要当记者。因为，那时他还没听说记者、编辑一类新名词。

命运却在暗暗使劲，推着戴煌，向那个未知方向走去。

1937年“7·7”芦沟桥事变，举国震惊，就有了各种宣传。戴煌的父亲是个中医兼教师，当地算是个文化人，因此，一

家孩子便也都识字。家里订了一份本县出版的小报，父兄们阅后，慷慨激昂，发表些愤愤的感想，戴煌好奇，便也拿来浏览。那年，他9岁，常被些抗日的事迹所震撼，感动得热泪盈眶。比如：原冯玉祥旧部，国民党29军将领佟麟阁、赵登禹身先士卒，浴血奋战，在大队日机轰炸、扫射下壮烈牺牲，等等。

报纸的文章便成为固定话题，父兄们谈起，常发出：“写得好”的赞叹。戴煌没有参加议论，却时时旁听，从中知道了报纸、文章和“编报人”，还是没听说过“记者”这词。

阜宁县在盐城县北，是一座“宋城”，留有大量宋朝建筑、人文景观。北宋词人晏殊就在盐城县南的东台的西溪做过盐官，建有“晏溪书院”。守边名将范仲淹也做过西溪盐官，并兴建了为民造福的范公堤。

这些，都在戴煌幼小的心灵，深深铭角。

识字学理，与时俱进。另一个范仲淹——北宋政治家，文学家，在戴煌心中的地位逐渐增强。范仲淹散文、诗、词，均有名篇传世，那篇脍炙人口的《岳阳楼记》，戴煌幼年即能反复背诵，其名句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更成为座右铭。

他的启蒙教师姚荫卿，躲避战乱，居乡执教。这位姚老先生一生清贫，一生浩气。他梗直，视德为做人之本，把追求真理看成做人的第二生命。在教学中常讲述国难家仇，申明民族大义，每天都用朱砂笔出些上联句让学生联对，或写点哲理词句让学生背诵。后来，戴煌把姚老先生这许许多多的教导归纳成这么两句话：“文无论长短贵在精，话不在多少贵在真。”一直铭记在心。

在乡村受到的教育，戴煌没有迷醉于人为的娱乐活动、农事稼禾，而是学会了热爱生活，养成了求索生活真谛的习惯。范仲淹和姚老先生的人格魅力，给他以极深印象，对戴煌的人生具有

奠基意义。

4个哥哥1个姐姐，戴煌最小，排行老6，小名就叫“小6子”。四哥大他6岁，喜欢武术，经常拉开架势来几路拳脚。小6子将来是要抱打不平的，不会点武艺怎么行！所以，也常随四哥之后打拳踢脚，学几招。他还曾想到终南山中去求道，学一身盖世本领。

那是个特殊的年代。日本鬼子侵占了他的家乡，烧杀掳掠，战火绞杀生命，也激起生命的抗争。13岁那年，戴煌担任了抗日儿童团长，帮助游击队、新四军开展抗日活动。此间，他与伙伴们常常“操兵”，热血沸腾，也不乏生死危险。

15岁那年，日本鬼子在盐城阜宁一带大扫荡，戴煌与一批乡亲飞速转移，日寇在后面追杀。

戴煌撒开大脚丫子狂奔，眼看日本鬼子越追赶越近，迎面横亘一条4、5十米宽的河流，河水汹涌，卷着一圈圈旋涡。

那时，正是夏季，只穿着短裤衩、绿汗衫的戴煌毫无犹豫，劈头扎猛子，潜入了滚滚急流，像条泥鳅，一口气钻入对岸一条小河岔。

小河岔曲曲折折，芦苇丛生，是一道躲避风险的天然港湾。鬼子们气得嗷嗷乱叫，密集的子弹，打断了前后左右的一排排芦苇，戴煌却安然无恙。

这正是苏北抗日高潮日愈兴起的1943年。戴煌已在初中补习班学习快两年了。他决心投考正规中学，并且也考上了，但因家里贫困，一月交不起几十斤大米，就继续在补习班学习，并在学习之余参加农村剧团，既当演员，又当导演，宣传抗日，动员参军。1944年春，他去报考盐阜师范。这学校的招生要求是：初中毕业，18岁以上。

戴煌一个条件都不符合，也跟随一位比他年长4岁的远房亲戚去报考。戴煌的语文、数学、英语，居然一下子都考上了。校长陆维特找他面试，一眼就看出他未满18岁，那时戴煌还用的是原名戴澍霜。陆维特说：“澍霖同学，你的各门考试成绩都不错，但我看你根本没有18岁，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究竟有多大？”戴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我16岁。”陆维特说：“这比我们招生的年龄条件还差两岁，我们就没法迁就了！”

戴煌不得不回家，路过射阳总队，文工团正需用人手，被在那工作的同学一挽留，就留下了。这样，16岁的戴煌正式参加了新四军。这天是1944年的4月23日。

一个人不见了，家里急得到处找，一周后，才得知他参军的消息。

干儿童团时，主要任务是放哨、搞宣传、唱歌、演剧。到了射阳文工团，不站岗放哨，却还是唱歌、演剧，这对戴煌来说并不陌生。他很高兴，到部队、地方演出，到处受欢迎。

因为干过抗日儿童团长，觉悟较高。那是春天，文工团下乡演出，路过麦地，地里的麦子都长出来了，有人顺手掐一节麦穗儿玩，戴煌立即制止。每次演出后，他都自觉地搞卫生，给老百姓送还借物。由于他工作积极，4月23日参军，才40天，6月3日，党支部就叫他填入党申请表，很快就被批准入党。

参军后，他能吃能睡，能跑能跳，个子似雨后春笋般往上窜，变成了一个英俊的后生。他又天生一副好嗓子，音色高昂雄浑，激情奔放，有极强的穿透力。每每演出高歌一曲，常常博得满场掌声。

那时演出，剧本不多，主要是自编自演。戴煌共读书10年，也能写字。就照葫芦画瓢，学着编点小品、小演唱、快板词一

类，既写歌词，也谱曲子。他是想写什么写什么，需要什么写什么。

开会时，领导说：党中央强调“全党办报”。戴煌听了，觉得自己是共产党员，毫无疑问地也应该参加办报。怎么办报？赶紧了解一些有关常识，他就明白了什么是记者，什么是通讯员，什么是笔名，为什么要用笔名。

那时，家乡距离不远，是游击区。戴煌想：如果自己写的文章登报，敌人知道了，不是会连累家人嘛！也安个笔名吧。他的原名叫戴澍霖，就改名为“戴煌”。

笔名是有了，可怎么动笔呢？正想着，就来了一个题目。

新四军射阳县总队，配合新四军主力3师8旅一部，在当时的日本鬼子据点，合德镇（现为射阳县县址）附近，消灭了汉奸陈浩天部400余人。这在当时以游击战为主的持久战中，算得上一个大胜利。

这是戴煌参加新四军后遇到的第一个大胜仗，欢庆之中，赶紧写稿。他写了些小消息及歌唱胜利的小调，兴致勃勃地寄给了《盐阜大众》报和8旅的《战斗报》。

稿子寄出后，心里空落落的，戴煌反而有点忐忑，不知道这些稿子管不管用。没想到，隔了些日子，这些稿子居然在那两家报纸陆续刊载。

那一年，戴煌16岁，见到党报上一篇文章，下面登着自己的名字，真是喜出望外。伙伴们看了报纸，他又得了不少赞扬。

原来，写稿就这么回事呀，这下，他来了精神，积极性大涨。战斗故事，模范人物，群众生产，民兵活动，修桥补路，镇压反革命，敌军暴行，敌占区人民的苦难，等等，见什么写什么。连发了十几篇稿子出去，大部分没有用，即使用出来的，也是小小的豆腐块，很不如意。

于是，他寻机会接触报社的同志，经常向人请教写稿的要领。既学习他人比较精彩的报道，也审视自己发出来、发不出来的稿子，琢磨个中道理。勤奋加上多动脑子，戴煌逐渐开窍，观察、捕捉和反映新鲜事物的能力，不断提高。

当年冬天，《盐阜大众》报表扬了一批积极份子，戴煌也评上了模范通讯员。第二年春天，比《盐阜大众》版面大一倍的《盐阜报》，又把戴煌的名字列为模范通讯员。随即，报社还寄来了奖品：一册草纸板封面的白纸采访本，一张能买到一本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购书券。当年，在苏北敌后，一个战士6个月的津贴费才能买到这样一本书，所以这些礼物是十分珍贵的。当然，更重要的还是精神鼓励，这使他写稿的劲头更足。他把对敌斗争和文工团工作之余的所有精力，都用在了写稿上面。

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之前，抗日战场形势变化很快。盐阜地区几个较小的文工团，全部合并，成为一个庞大的苏北文工团。

“全党办报”，写稿成风。戴煌身边写稿子的人也不少。后来他的顶头上司，苏北文工团的团长凡一就经常发稿，颇有名气。大家在一起，聊演出，聊创作，也交谈写新闻的体会，相互帮助，相互促进。

日寇宣布投降后，盘踞在淮阴城内的汉奸部队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军队，拒不投降。黄克诚、洪学智率领新四军第三师就攻打淮阴城。这是苏北新四军从未经历过的一场大仗、硬仗。文工团的同志也都随军进行战地宣传鼓动。每天，大家都经受着血与火的考验，在死生边缘忙碌，感人的事情很多很多。

这种情形下，怎么写稿？

戴煌既激动又苦恼。过去，他遇见一条好线索，总是花上好几个小时，顺藤摸瓜，采访写作。如今，战火纷飞，怎么允许你

那样干？现在难道就无法写稿了吗！他想，无论如何，先把所见所闻一桩桩一件件都飞快记下。

战斗中，一位老太婆过浮桥，敌人的炮弹在水中开花，老太婆摔倒了。守桥的战士立即冲上去，把她搀下桥来。戴煌立即记在小本子上。部队在攻击中前进，抢占了一条街道，一个胆大的家庭妇女，走出屋门沿着大街欢呼：“新四军进街了，开门欢迎呀！”又记在小本子上。一个战士抱起一个两三岁的小男孩，小男孩大胆地摸着他的枪，一大一小，活像久别重逢的父子，说个没完，又记下。一位理发师傅，把他的剪刀一张一合，发出咯嗒咯嗒的响声招呼战士们：“同志们，理发不要钱……”记下。

经过思索，当夜，他把这些素材组合起来，写成了一篇主题鲜明的战地通讯《战士与群众》，投了出去。9月5日下午，战斗胜利结束，9月7日的《苏北报》就登出了此稿，并把它列为当年纪念“9·1记者节”的好稿之一。戴煌也被苏北、华中地区多家报刊聘为特约通讯员或特约记者。

从此，不论到哪里，不论做什么，他都带着一双“记者的眸子”。

文工团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广，他写稿、投稿的范围也愈益扩大，华中《新华日报》和一些文艺刊物，也相继刊发他的文章。在圈子里，戴煌也就小有名气了。

1946年春天，中共中央华中局，在淮阴召开华中宣传教育会议。那时，李一氓担任苏皖边区人民政府主席。苏皖边区下辖8个分区，盐阜分区为第5分区。宣教会议之后，新华社淮安分社与《盐阜大众》的同志出面，在淮安分社的大厅内召开了一个会议，成立了华中5分区新闻工作者联合会，选举王维、秦加林、钱毅（阿英——钱杏邨——长子、工农记者陈登科的导师）、凡一、陈允豪、陈登科等人为理事，由钱毅和杨琪华（王

维的妻子)提名,戴煌也当选为理事。

随着战事发展,戴煌一度也成了“编报人”。

国共谈判失败,蒋介石向苏北解放区全线进攻。1946年秋,在涟水城下,新四军利用黄河故道天险,与国民党的王牌军74师等部展开激战。为做好几十万民工、民兵的思想组织工作,苏北区党委决定办一张《后勤报》。从苏北文工团临时抽调几个人,组成编辑部:团长凡一当主编,他的妻子钱瓊(钱毅的大姐)做编辑。凡一是阿英的女婿,能编能写,多才多艺,搞新闻亦是一把好手。戴煌在剧团任写作组长,写作组6、7人,大部分都顺带写稿,他自然也抽调过去,分工采访和通联。这段时间虽短,戴煌不但作为记者几度深入火线采访,而且熟悉了办报的各个环



19岁的新华苏北前线记者戴煌(左)与战友杨联三合影

节。

数月之后，涟水战役第二阶段，新四军失利，主力北撤山东，整个苏北的主要城镇与交通干线均陷入敌人之手。坚持敌后的部队，化整为零打游击。文工团也化整为零，分散到各个游击部队。戴煌也背了两颗手榴弹、一支步枪，过起真正的战士生活。那几个月，气候寒冷，部队日日行军作战，环境异常艰险。有时，连续转移几天，夜过封锁线，刚刚铺了点稻草躺下休息，敌人便又冲来了。战士们不得不仓促应战，立即转移。

即使环境如此恶劣，戴煌也没有松懈写稿。尽管紧张危险，疲惫难支，他仍在四周阵阵如雷的鼾声中，点燃微光如豆的小油灯，坚持写日记并整理创作素材，如能构成一篇稿子，就迅速写好发出。近3年的战斗生活，他心中已经对未来的事业、理想，有了初步的设计：当一名作家和剧作家。

1947年春天，解放军山东主力部队发起著名的孟良崮战役，将气焰嚣张的敌王牌军74师团团包围。苏北敌后形势也开始好转，部队集零为整，文工团又聚集到一起，分有音乐组、美术组等，写作组改名为文学组，戴煌是组长。

7月，刘邓大军突破黄河天险，逐鹿中原，出现了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新形势。敌后的苏北人民解放军，配合作战，奉命攻打盐城，牵制和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，造成蒋介石处处挨打，捉襟见肘的局面。

为更好反映苏北战区的军事形势，新华社苏北前线支社应运而生。临阵点将，组织上决定把戴煌调离文工团，正式担任新华社苏北前线记者。

接到调令，戴煌陷入了剧烈的矛盾之中。尽管他挚爱新闻工作，投入了大量的心血，也取得了一些成绩，但这都是在响应党的号召——“全党办报”。若是把新闻与本职工作相比，他真正的

喜爱的是唱歌、演戏和文艺创作。毕竟，在文工团里生活了3年多，对这个年轻、生动活泼、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的集体，有了深深的情感。何况，他已经悄悄地有了自己的理想：当一名作家和剧作家。

按说，党的决定，是不能讲条件。

可是，戴煌还是讲了讲“条件”：“我先干一阵，日后还回文工团吧？”

“可以。”来人也很干脆：“就算先借用3个月吧，等物色到别的合适人选，就让你回文工团。”

戴煌一听，很高兴：“那一言为定！”

这样，3个月，就算是二人的口头合同。戴煌准备干3个月的“合同记者”。

文工团就驻在阜宁县益林镇。这是苏北敌后的中心地带，许多重要机构包括军区政治部都驻扎在这里。

那天，午睡起来，戴煌在文工团一群男女伙伴的簇拥下，穿过益林镇西街，来到华东野战军第12纵队兼苏北军区的政治部报到。

3年了，先前的少男少女，已长成青年。经历了许多的生离死别，战火中凝结的友情在分别时显得特别珍重，大家紧紧地握手，依依不舍。

戴煌与伙伴们相约：3个月，再见！

可是，3个月后，戴煌并没有回到文工团。连他自己也没料到，竟是他本人“出尔反尔”，心甘情愿地继续干记者，把这当作终身职业，踏上了一条风雨不归路。

2、以血荐书

新成立的新华社苏北前线支社，一共才3名记者：上海工人出身的胡捷与都是文工团出身的陈清伦和戴煌，不过戴煌比陈清伦晚离开文工团两年。人员刚组合，很快就上了前线。那天傍晚，三人各自背了一只装着稿纸、手电、牙具的小挂包，随军出发。这是第一次聚集，也是第一次分别，3人兴奋地互道祝愿：

“打进盐城见！”

“祝你成功！”

造成戴煌出尔反尔，改变理想的原故，就发生在这次盐城战役中。

8月上旬的苏北平原，酷热难当，暑气逼人。躲避在树阴下的鸡犬，张大嘴巴直喘大气。经过连续几天急行军，接着就是拔除外围据点的战斗。戴煌和战士们一样，衣服不断被汗水浸透，干了又湿，湿了又干，泛出一圈圈的盐霜，个个身上酸臭难闻。

1947年8月10日夜晩，部队开始总攻盐城。戴煌跟着北门主攻团，向城北串场河上的一座水闸进击。这是由北面接近城墙的必经之路。天上繁星闪烁，敌人阻击的枪炮火光也在闪烁不息。一阵密集的弹雨下，戴煌跟着战士们灵巧跳跃，从公路上翻滚到路边的土沟里。

这条沟只有半尺来深。为了避开敌人的子弹，必须全身紧紧地平贴沟底，用膝盖和胳膊肘悬撑着身子，匍匐前进。显然，水闸桥头的敌人很熟悉地形，射击的子弹从他们脊背上嘘嘘擦过。就像一把锋利的大剪刀，齐溜溜剪断了的沟边灌木、蒿草，纷纷